

何家公子 著

一部最诡异的绝密探险小说

层层剥开龙图腾的真相

# 寻龙

## II 若羌龙骸



YZLI0890117263

神秘龙珠、若羌古迹、地下龙穴……龙之魅影，迷雾重重

**诡谲惊险的寻龙之旅**

无码呈现最灵异的东方生物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集团

何家公子 著

# 寻龙

① 若无龙骸



YZLI0890117253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龙·若羌龙骸 / 何家公子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01  
ISBN 978-7-5354-5478-2

I. 寻…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5382 号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 - mail [hb\\_tianyi@yahoo.com.cn](mailto:hb_tianyi@yahoo.com.cn)

书 名 寻龙·若羌龙骸

著 者 何家公子

责任编辑 杨晓峰

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027-87679980 87679300

网 址 <http://www.cjlap.com>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cn>

印 刷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9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5478-2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章 / 1

楔 子 / 3

第一章 世传龙珠是真的 / 8

第二章 诡异的打猎任务 / 19

第三章 谁吃了郭老头? / 33

第四章 董老师的寻龙笔记 / 48

第五章 吃人巨怪现身 / 61

第六章 玛瑙湖的黑龙 / 77

第七章 遇见“世外高人” / 89

第八章 指挥所来了“黑脸鬼” / 104

第九章 “跳舞”的“鬼影” / 117

第十章 沙漠凶猛 / 131

- 第十一章 龙的生物密码 / 143
- 第十二章 蛇海与“恶鬼” / 153
- 第十三章 闯入地下城 / 167
- 第十四章 “黑脸鬼”的真相 / 178
- 第十五章 见过龙的若羌人 / 191
- 第十六章 潜龙穴的黑木巨棺 / 204
- 第十七章 葬龙地的守墓人 / 218
- 第十八章 蛇形怪鱼的偷袭 / 230
- 第十九章 古若羌的湿尸群 / 241
- 第二十章 拿钢叉的怪物 / 253
- 第二十一章 墓道中的对决 / 266
- 第二十二章 黑木棺中的龙骸 / 279
- 附录：历史上部分关于龙的文献记载 / 289



## 序章

对于是否要写这部书，我实际上犹豫了很久，因为我的特殊身份，因为我所处的环境，都不允许我多说些什么。

但是，我最终还是决定提笔，将那段难忘的经历记录下来。

因为，父亲临终的遗言深深触动了我：“如果你再不做点什么，世界上就没有其他人来做了，而这个事情也就永远不可能被人知道。”

那么，我还是说出来吧。

我，曾经隶属于中国某神秘生物研究机构，简称 CM 组织。顾名思义，这个研究机构就是调查研究中国现存的一些神秘生物的。

也许你要问，究竟什么样的生物才算是神秘生物？

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比如出没在西藏喜马拉雅山上的神秘雪人、长白山天池里的巨型水怪，还有一些潜伏在海底几千米的奇异生物等等。

也许，你曾听说附近某些地方发现了什么奇怪的生物，但是没过多久，就来了一些“上面的人”迅速接管了这件事，再过几天，这件事便不了了之，杳无音信了。

其实，那些奇怪的生物早已经被运走，并且作为秘密档案封存了。

是的，我们就是那些“上面的人”。

要是遇到某些国际性的大事件，我们也会积极开赴他国。2004 年爆发了令全球震惊的印度洋海啸，遇难人数近 30 万，世界上好多国家纷纷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去印尼帮助灾民。

在当时，我们就是第一批赶往印度洋地区的人。

当然了，不仅仅是我们，世界各国的神秘生物研究组织也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那是因为，这种超大级别的海啸会激荡到海底，好多一直潜伏在深海中的怪兽极可能会在海啸中露面，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最值得兴奋的事。

对于这些神秘生物的研究，世界各国心照不宣，就像研究外星人一样，私底下可能会互相交流，但是打死也不会向社会公开。因为，神秘生物隐藏着许多秘密，其中不乏一些极其诡异的神秘力量，这些秘密一旦公布出去，很可能会引发巨大的恐慌。

你能想象吗？深海中有一种微生物，能控制鱼的大脑，让鱼完全成为它的傀儡。而鱼的大脑组成和人类很相似，如果人类被这种微生物控制，世界将发生怎样的惊天浩劫？

说远了。

在 CM 组织的时候，我见到了许多常人不可能见到的奇异生物，也参与研究了许多真实存在却不被世人认可的异形怪物，但是最吸引我的，却是一种最能牵动中国人神经的生物：龙。

也许，这是我们这个神秘生物研究机构所存在的最大的一个秘密了。

关于龙的档案，一直以来都是 CM 组织最绝密的档案。就算是到了今天，我也一直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将这件事情说出去，即便是说，或许也只能当做一个故事来讲吧。

以下便是一个关于龙的故事，记住，只是一个故事。

至于故事背后的秘密，希望大家不要深究。

我要写的是自己年轻时寻找龙的一段经历。

我说的龙绝非是几千万年前称霸地球的恐龙，也不是西方神话中那种喷火的恶龙，而是纵贯华夏文明几千年之久、威武神圣、气势如虹的中华神龙。我永远无法忘记十七年前的那个晚上，在深不可测的地下岩穴里，我亲眼看见的那条张牙舞爪、形如画图、身长足有 25 米的黑色巨龙。

龙，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寄予了太多含义。一直以来我们都以龙的传人自居，以龙之国度自傲，却几乎没有人亲眼见过这种神秘的瑞兽。自从上个世纪学者闻一多考证认为龙是中国古代多种图腾的结合体之后，“龙乃幻想之物”的观点便成了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学真理的正统。而现在我要说的是，中华神龙并不是仅存于古老神话中的灵物，也不仅仅是东方文明中一个虚拟的精神化身，它，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原本清澈的河水之中浮现出一个黑影，宛如巨蛇，急速游行。但是不知为何，那巨蛇只是在两桥之间穿梭，并不敢跨越雷池一步。片刻，巨蛇开始焦躁起来，竟将尾巴一打，破出水面。

明嘉靖四十二年春，时任刑部尚书的何鳌突然从北京回到绍兴，但他并未直接回家，转而来到了离开峡山三十里之外的兰亭。他马不停蹄，连夜唤来当地保甲，命令他立刻召集五十名精壮村民，上山砍竹子做竹排。

这事本来不难，但何鳌的要求十分特别，一定要三年生以上的老竹，每根竹子要去枝落叶，共得二丈八尺六寸，其中一头削尖，尖头长度为五尺四寸。每十根竹子编成一副竹排，一共三十六副。

何鳌还特地交代，竹子上千万不能沾染人血，否则让村民们人头落地。

保甲心头顿时一凉，砍三年生老竹的难度可比砍大松树难多了，力量小的人一刀劈下去，老竹子反弹回来，能把人的虎口震裂。更何况还有那么多闻所未闻的要求，尚书大人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呢？保甲想问个明白，但见何鳌一双眼睛凶光四射，官威逼人，不由得心头一紧，得，还是少说话为妙，老老实实照着办得了。

那晚夜色也怪，天上星辰细微，月光惨白，令人浑身发毛。好在人多力量大，几个时辰之后，总算砍下来几百根老黑竹，堆得山谷里到处都是。接着大伙又叮叮当地按照大人的吩咐去枝削竹，每十根毛竹用麻绳捆绑，扎成三十六副竹排。

最后保甲向何鳌鞠躬道：“大人，一切都弄好了。”

何鳌早已等得不耐烦了，挥挥马鞭，让身后一个道士走上前来。

那道士身披一身破旧蓝灰道袍，体形瘦小，弱不禁风。只见他手提一面铜质八卦阴阳镜，过去用脚踢了几下村民们搭建好的竹排，试试牢固程度，然后向何鳌点头示意。



何鳌此时才翻下马来，说道：“将毛竹排抬到对面牛头山上去。”

在保甲的带领下，村民们每十人一组，抬一副竹排向着牛头山而去。五十个汉子一趟只能抬五副，三十六副竹排，那得抬到什么时候啊？保甲此时什么都顾不得了，跪下来磕头道：“尚书大人，他们已经累了一宿，再这样下去要出人命啊。”

何鳌心中也明白，自己坐在马背上尚且屁股发麻，头晕眼花，更不用说这些干了整整一宿的村民了。他眉头紧皱，抬眼看看天色，稍微思索片刻，便厉声喝道：“今日之事十万火急，容不得半分迟疑，你们抓紧点干，等事情办完了，本大人重重有赏！”

一听有赏，村民们果然干劲十足，大家一起吆喝着号子，把整整三十六副竹排子全都搬到了牛头山山顶。

此时天色又变暗了几分，出现了丁点星光。瘦道士走上前来，用罗盘对了一下天空，然后指着牛头山上一个地方说：“把第一副竹排插在这里。”

众人吆喝着把高高的竹排竖立起来，两边都系上绳子，然后一起用力，把竹排猛然向地上一拉，然后再竖立起梯子，用特大号的榔头一锤一锤敲进泥土深处。等第一副竹排钉下去之后，道士又在不远处点了一下，众人如法炮制，把第二副竹排再次插了下去。

如此这般，一共在这牛头山上打下去了三十一副竹排，看起来就像一堵堵用竹编制的墙壁，壮观说不上，倒有几分诡异邪乎。

道士又用罗盘对了一下天空，然后对着一个地方指了一下，众人又要钉竹排，何鳌开口道：“乃无动静，是无异乎？”

道士道：“蜿蜒龙蛇，顺乎地气，地气四时之动，异也。”

何鳌这才点头示意道士继续。

两人对话讲的什么，恐怕除了他们自己没人能够听懂。就在这时，怪事发生了，正当第三十二副竹排被插入山顶时，突然大地一阵摇晃，何鳌一下子就被晃到了地上。旁边有士兵挣扎着要过来扶起他，却听他大喊一声：“不要管我，继续打桩！”

道士也在一旁大叫：“赶快把竹排打下去，死命打！”

每一记锤子下去，震动就加强一分，一共捶了约莫百下，竹排终于下去了半米左右。

此时，震动突然停止，正当人们长吁一口气，以为万事皆休时，大地又猛

烈地一记反弹，把人、竹排、马儿全部抛到离地约五米左右的高空再重重摔下，山上一片人畜哀鸣之声。

何鳌在众士兵的扶持之下，才勉强爬了起来，威严的朝服也乱成一团。他根本无暇整理，慌忙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牛头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裂开了一道大大的豁缝，足有一丈来宽，十来丈之长，仿佛有什么天神用巨斧把牛头山生生劈成了两半，而在那道黑乎乎的豁缝中间还往外冒着一股白气，又急又快，仿佛牛头在喷血一般。

这个奇景一直延续了约莫半个时辰，中间大小震动不可计数，直到月上中天，一切才归于平静。

何鳌正要休息，突见半空中飞出一物，腾空而起，蜿蜒前行。估摸那黑物大小，足有二十来丈，瞬间不见踪影。何鳌大急，连问道士：“水虫何往？”

道士应道：“《应龙篇》有云，应龙未起时，乃在渊底藏，非云足不蹈，举则冲天翔。”

何鳌到底聪明，略一琢磨，就唤过保甲：“这地方哪里有水？”

保甲道：“离牛头山十二里处有一大河，人称兰溪。”

何鳌未等他说完，翻身上马，叱一声“驾”，那马儿已飞出百米。道士、士兵、保甲、村人在后紧紧跟随。

一行人扬沙起尘，急急奔走，来到一条大河边。只见浪花滚滚，水流湍急，竟有万马奔腾之势。何鳌下马观察良久，脸上焦虑万分，问道士：“如此大水，不知水虫躲藏于何处？”

道士正欲回答，忽然又觉天地一震，整个人都被弹到了空中摔落下来，顿时摔得头破血流。道士一把擦干嘴角鲜血，哈哈大笑：“并未逃去，大人，赶快断流。”

何鳌将马鞭一挥，指着溪水上下两处，命令保甲道：“在此两处各建一桥<sup>①</sup>，一为石造，一为木制，务必在明日日落之前完工。”

保甲此时也不再计较，经历刚才一劫，心知有异，连忙组织人员搬来大石，伐来巨木，在两边同时建起桥来。忙到第二天日落之时，两座桥就差中间一个口子没有完工，俱等尚书大人最后命令。

---

<sup>①</sup>现在兰亭镇境内的兰溪上，当年何鳌修建的两座桥原址还在，一为“锁龙桥”，石制，二为“木塞桥”，木制。

何鳌一声令下：“合桥。”两边工匠小心翼翼地分别把最后一块石头、最后一段木料塞到两桥的空隙之处。

顿时整条兰溪一阵翻滚，无数气泡从溪底冒了上来，就像有个巨大的炉子放在溪水下边，用力煮开了一般。

借着残阳最后一丝亮光，不知什么人大喊一声：“快看，河里有什么东西？”

原本清澈的河水之中浮现出一个黑影，宛如巨蛇，急速游行。但是不知为何，那巨蛇只是在两桥之间穿梭，并不敢跨越雷池一步。片刻，巨蛇开始焦躁起来，竟将尾巴一打，破出水面。

何鳌定睛一看，虽然看不清全貌，但见尾巴处鳞甲森然，灿灿金光。不由得大呼一声，哈哈大笑：“世间果真有此神物！古人不欺我也！哈哈……”

道士陪在他身旁，说道：“幸得大人明鉴，高瞻远瞩，否则水虫逃脱，实乃有负圣恩。”

何鳌得意非凡，抱拳一举：“此次成功捕获这鳞虫之长，都是仰仗圣上洪福啊，我有何功劳？苍天在上，保佑我天子万寿无疆，大明江山万世永存。”

正当两人忘乎所以的时候，那黑影竟然往下一沉，瞬间便没了踪影。接着，河水中竟涌上来无数血柱，阵列在两桥之间的溪水中，腥臭无比。一会儿工夫，整条溪水就变成了一条血河，腥臭黏稠的血浆翻涌，不停冒泡，这种场景足以让人头皮发麻，永生难忘。说来也怪，那血水只在两桥之间出现，愣是没有散到外面去一丁点。

何鳌滚落下马，吓得面无血色，连连说道：“水虫跑哪里去了？”

道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大人啊，恐怕此虫已经自尽而亡啦！”

何鳌抓住道士衣领，将其提了起来，问道：“少废话，这到底怎么回事？”

道士摇头扼腕痛惜：“大人，古书记载，水虫生性逍遥，不堪忍受牢笼之灾。宁可自尽，也不吃嗟来之食，不愿被人豢养。”

何鳌很是惊讶：“什么意思？你是说那东西宁可自杀，也不愿被天子所养？人间多少饱学之士挤破脑袋都想进宫，这区区水虫倒不识抬举？”何鳌越说越气，末了大骂一声说，“这世上哪有这样的蠢货！”

道士说：“帝舜时期，尚有豢龙氏和御龙氏两家，为帝养龙。夏朝刘累以后，天下更无一人能豢龙养龙，并非人不知其所好，而是知其所恶。以世人之

观念，水虫当真是大下第一蠢货。”

何鳌突觉气血上涌，“哇”的一声大叫着昏厥过去，若不是道士懂得妙手之术，恐怕已驾鹤西天。何鳌慢悠悠醒转过来，满脸泪痕，口中直道：“难道大明真的气数已尽？上天果然不再保佑大明江山了吗？”

据说，血河奇景一共持续了三天，溪水中的鲜血才慢慢被山水冲散。何鳌也算忠于职守，直到溪水再次澄澈，又回到兰溪旁边，准备看上最后一眼，再打道回府。

此时怪事又生，稍稍宁静的兰溪水突然洪波涌起，中间出现了老大一个漩涡，周围的水仿佛都被吸引住了一般，朝着漩涡中心奔去，很快整条兰溪便底朝天了，无数小鱼小虾在翻跃跳动，拼命挣扎。

何鳌于是命人下去看个究竟，瞧瞧是不是哪里有条大的暗河，导致这些溪水突然消失。但是河床平坦严实，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缝隙，更别说有什么暗河了。

何鳌摇摇头正要离开，忽有一士兵喊道：“大人，发现一个东西。”

原来有人在河底找到了一个小珠子，如拇指大小，全身青灰色，暗淡无光。何鳌心生疑惑，道：“难不成这兰溪的水都被这珠子给吸光了？”

道士琢磨半天，也不知此为何物，建议何鳌将此珠收下，将来或许会有分晓。

于是何鳌就将这颗不知名的青色小珠收下，回到了峡山府中，直到老死。而这颗无名的珠子，也从此被何家当做传家宝，一直流传了下来。



## 第一章 世传龙珠是真的

只见祖父扬起手，竟然一口把青色小珠子吞入了肚里，脸色顿时变得铁青，一双眼睛往外翻着，眼珠上的血丝暴涨，看样子极其痛苦。他的双手掐住脖子，不住地咳嗽起来。

如果不是祖父突然去世，我想，先祖寻龙的故事在我这里也许只会是个传说。

我祖籍绍兴，是越城偏门外峡山村何氏之后。据祖父说，何家有一位阔祖宗，姓名何鳌，官封刑部尚书。《明史》中对何鳌也有记载，不是说他怎么贪赃枉法，欺男霸女，就是说他拜严嵩为父，杀害朝中名臣，反正没一件好事。

后来严嵩为谋反，邀上百个心腹之人，结党营私，在家乡“万花楼”暗自结盟，凡参加者均在盟纸上签名。但何鳌暗以龟尿磨墨签名，严嵩谋反事败露之后，朝廷对在“万花楼”签名之人一律处斩，因何鳌当初略施小计，此时字迹已消失殆尽，故免遭了杀身之祸。

从明朝开始到解放前，何家一直堪称殷富。太祖父还曾考上了前清的举人，做了当地的县太爷，家里曾挂有一席朝服和一副红珊瑚朝珠。祖父也是当地才子，琴棋书画样样皆精，但是祖父年轻时正处于时代巨变，接受了一些新思维之后决定弃政从商，离开老家到江苏常州办起了印染，等到我父亲出生之时，已经拥有了两家染坊、一家绸厂外加一座银楼。

祖父共生有四子，我父亲是老三。听父亲讲，当他还小的时候，人家小孩还都穿着草鞋，他和几个哥哥弟弟就已经穿上皮鞋了，走在路上“咯噔咯噔”直响，别提有多威风了，唬得其他人老远就要喊他们何家少爷。

这个称呼着实让我神往不已，因为等我懂事时，那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多年浩劫，田产房产丧失殆尽，三反五反时，祖父在江苏常州的几家作坊又被人民政府没收。断了这唯一的财源之后，家道开始下落，四个何家少爷有两个为了生计跑到外省闯荡，大伯留在小学校里教书，我父亲则换上

了草鞋上山打柴，下田种地，由一个少爷转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

因而从我出生开始，便不知道少爷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只知道父亲对我的教育很严厉，整天逼着我跟大伯啃那些厚得跟砖头一般的书本。不过虽然日子清贫，还算平静安宁。这一切，直到红色风暴刮起来为止。

这天，家里突然闯进一群气势汹汹的年轻人，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带头的张小将，是隔壁张家大伯的侄子张根水，这小子平时嬉皮笑脸，跟我还能玩到一块儿去，现在却一脸门神样儿，像是我欠了他几角钱似的。

老祖母一看是张根水，这才放下心来，说道：“张阿侄，很久没来我家坐坐了，依这次来做啥西（绍兴话：做什么）？还不赶快来吃杯茶！”

张小将看到老祖母，门神样儿收敛了不少，表情也有些犹豫。身后的其他人却不认账，挥舞着拳头喊道：“少来这一套虚情假意，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经得起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这种地主婆最是狡猾，同志们一定要擦亮眼睛，防止上当受骗啊！”

张小将扭过头去不看我祖母，喊道：“我们是毛主席的忠诚卫士，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坚力量。打倒资本家，打倒大地主何怀德，消灭牛鬼蛇神，消灭地富反坏右，解放全人类！”

口号一出，谁与争锋？红小将们顿时蜂拥而入，就像饿了三年的老鼠，一进大门就开始翻箱倒柜。红卫兵最爱干的事儿便是破“四旧”，只要看见任何旧的字画、古董、书籍，都要加以彻底消灭。除了两尊三尺多高的白银蜡烛台、一台德国产的老式留声机，我曾祖父的朝服也惨遭劫难。素金顶绣鹮鹑（七品县官刺绣）的胸花早被撕烂，108颗朝珠没命似的满地打滚。小将们笑嘻嘻地去追逐那些红珊瑚珠，对着阳光左看右看，放进了自己兜里。

抄家行动持续了半天，家里是一片狼藉，折腾了这么长时间，红小将们也似乎有些累了，便停住了手头的动作，一个劲儿盯着我们看。带头的张小将走到我祖父面前，说道：“何怀德，你曾经是本地最大的地主，照理来说这次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们，因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阶级兄弟的残忍。不过今天你们全家都表现很好，说明你们经过了教育学习之后，还是有了那么一丁点的觉悟。”

祖父在这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面前连连点头：“说得对，说得对！你们说该乃个（绍兴话：怎么）整就该乃个整。”

张小将振臂一呼：“我们走！”正准备出门，不知谁突然说了一声：“我听

人讲，这何家有一颗祖传的青色小珠子，据说是龙珠，这次没见着哇！”

另一个人说：“封建迷信！你怎么能相信？”

之前那人说：“你瞧瞧这何家，其他大地主要么呼天喊地，要么哭爹叫娘，他们呢？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太奇怪了？我看哪，他们故意露出这种软弱面目，目的就是为了让麻痹我们，让我们误以为已经砸碎了一切封建毒瘤，实际上则保留下了最大的毒瘤。再说了，就算不是龙珠，也是个值钱的宝贝吧！”

张小将说：“王金水你说得非常有条理，不愧为最忠诚的卫士，最有战斗力，最富洞察力。”

见到红小将们去而复返，祖父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特别难看。张小将走上前来，说道：“何大地主听好了，我知道你们家有一颗祖上流传下来的珠子，老实交代放在哪里了？”

祖父赔笑道：“这都是外面谣传的，我们家没有这样的东西。”

张小将冷笑一声，转头跟旁边的红卫兵说道：“前段时间从县城里传来消息，有些走资派反革命把罪证放在隐蔽的地方，比如鸡窝、井边，但是最厉害的你们知道藏在哪里吗？用油纸包了扔进粪缸里。什么牛鬼蛇神，到最后都别想逃过咱们的眼睛！”

有人会意：“我们这就去寻寻看。”

我狐疑地看着祖父的脸，那饱含皱纹的脸仿佛石雕一般，看不出有什么神情变化。我暗自寻思，这祖传龙珠的事儿，只是听祖父当做故事讲过，祖上何鳌捉龙的经历，我是压根儿都没信，他们要找，就让他们去找呗，也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不出半个小时，那些小将们兴冲冲而来。出乎意料的是，为首那个人手里果然捏着一颗珠子，兴奋地直喊：“寻到哉寻到哉，真的寻到哉。”

只见那珠子全身青灰色，暗淡无光，被捏在两只手指之间，只有一颗龙眼大小，初一看过去一点都不起眼，我敢说这个东西掉在地上，还真不会有多少人会去注意它。

但是，听过那个传说的我却突然感到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祖辈流传下来的故事全部如过电影一般在我脑海里播放，那被劈成两半的牛头山、在水中疾驰的巨蛇、煮沸的血溪，还有最后留下的那颗珠子……难道那些事情都是真实的么？难道这世界上真有那么神秘的巨兽吗？

这实在太超乎常理，太超乎我的想象了。

我明显感到，父亲抱住我的一双手臂也在微微发抖。

张小将把珠子捏到祖父面前晃了一下，非常得意：“差点被你这个老狐狸给骗了。但是我告诉你，永远别小看了我们红小兵的力量，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别说你藏在粪缸里，就算是藏在天涯海角我们也能把它……”

话未说完，一个黑影飞上前去。我从来不敢相信，年迈的祖父会变得那么强悍。他一下子推开拐杖，扑到张小将身上，将珠子抢到了手中，整个人却跌倒在了地上，大吼道：“这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宝，何氏后人世世代代都保管着它，谁也不能把它抢走。”

张小将从惊讶中醒来，骂道：“资本家就是资本家，狗也改不了吃屎。这珠子是你们何家的宝贝？在我看来，就是集中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一切罪恶的大毒瘤。”他爬了起来，面对众小将，喊道，“像这样的大毒瘤我们一定要将其消灭，免得它危害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身体。”

说完，一群小将就冲上前来抢夺珠子。我父亲和大伯哪里还忍得住，也猛扑上来跟他们扭成一块。无奈对方人手实在太多，教书的大伯很快就被制服，双手反剪按倒在地，我父亲则被五六个人死死压住，一张脸还被踩在地上不得动弹。

剩下的几个小将则狞笑着围了上来：“何怀德，你放手还是不放？”

祖父又气又急，捏着珠子的手剧烈地抖个不停。他目露凶光，狠狠地盯着围上来的几个年轻人，心一横，牙一咬，竟做出了一个让在场的人都惊骇不已的举动。那个举动令我终身难忘。

只见他扬起手，竟然一口把青色小珠子吞入了肚里，脸色顿时变得铁青，一双眼睛往外翻着，眼珠上的血丝暴涨，看样子极其痛苦。他的双手掐住脖子，不住地咳嗽起来。

红卫兵们一看事情闹大了，毕竟破四旧不是武斗，不能弄出人命来。张小将看看紧闭牙关的祖父，从牙缝里挤出话来：“老贼就是老贼，刚才的行动充分暴露了资本家大地主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本性。”

我父亲猛地站了起来，双眼露出从未有过的凶光，死死盯着众小将。一个红小将壮着胆子说：“何大利，你想干什么？”

父亲根本没有回答，随手操起一根顶门木棍，朝着小将劈头砸来。那人一看吓得惊叫一声，没命地逃了出去，我父亲正要赶出去，就被祖父喊住了。



回头一看，祖父脸色蜡黄，不住地冒出黄豆大的汗珠，想来那珠子已经滑落肚中，将肠子扯断了。父亲哭着扑到祖父身上，却束手无策。

祖父抬起手，摸着父亲的头断断续续留下一句话：“这颗珠子我暂且保管，如果有天要用到，一定要来拿。”

说完，祖父便咽了气，而祖母则惊吓过度，昏了过去。

这一天成为了我最为凄惨的记忆。从此之后，我们家更加贫苦。虽然红卫兵从此再也没来骚扰，但是却莫名多了一个“守财奴”的称号，让我们全家人寸步难行。因为在那个年代，称号决定了你的门类、你的地位，还有你的前程。

我每天都是浑浑噩噩地活着，不知道干嘛，这种状态从祖父去世开始，一直保持到1975年春天，那年我刚好19岁。其实我最想去参军，奈何头上顶着的“帽子”使得自己这个崇高而美好的愿望也成为枉然。

更可悲的是，我几乎没有朋友，张根水自打害死了我祖父，就不再登门，眼下唯一能玩到一块儿的，便只有猩猩了。

猩猩真名叫马红星，长得人高马大，孔武有力，自从有次我见过猩猩图片之后，怎么看都觉得跟他特像，于是一直叫他猩猩。猩猩脾气好，心地也好，跟我祖母特别投缘，经常会过来给我祖母唱唱绍兴莲花落，逗她开心。这马家其实是超标准的贫下中农，只是因为家里有个远房的堂叔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后任国民党中央军某部团长，解放后逃到了台湾，因此被扣下了一顶反动派的大帽子，遭到了牵连。

跟我不同的是，猩猩还能静下心来听我大伯讲的课，他特别喜欢四书五经，说话也常常引用古书里的段子，那个迂腐样儿，真像个十足的书呆子。

这天，大伯不在家，猩猩又跑过来窜门，唱莲花落正唱得起劲儿，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我父亲抬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来人竟是村支书杨阿福和村长刘向东。

连续几年革命运动下来，我父亲这个何家少爷外加拼命三郎已经完全变成了惊弓之鸟。他一时哆嗦起来，天晓得发生了什么大事惊动了这两位村里最大的领导。

我祖母自从那次事情之后，也落下了轻度中风，平时都是坐着，但此刻她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想不到杨支书几个大步跨了过来，一把扶住我祖母的手说：“任奶奶，依年纪大，别站起来了，请坐请坐。”